

山泉

泉水玛依

「法」马塞尔·帕尼奥尔 著
马忠林 孙德莎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山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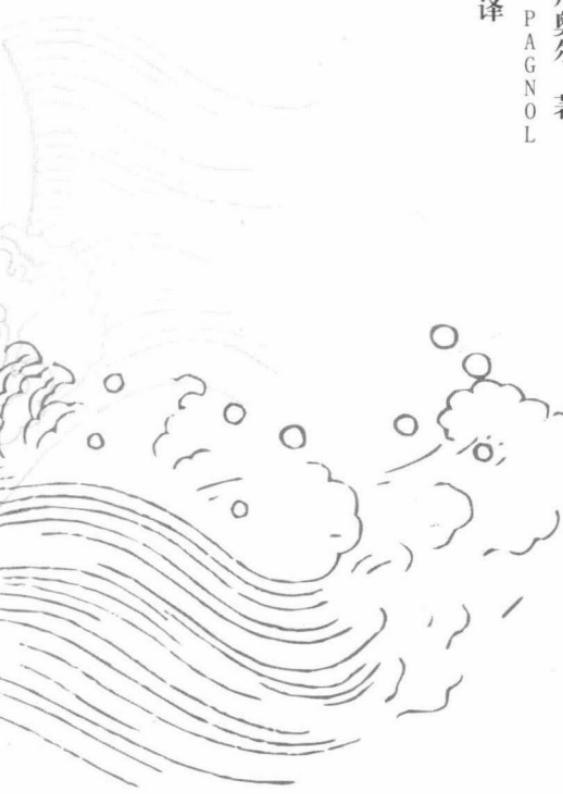
泉水玛依

MANON DES SOURCES

〔法〕马塞尔·帕尼奥尔 著

MARCEL PAGNOL

马忠林 孙德莎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泉：泉水玛侬 / （法）马塞尔·帕尼奥尔著；马忠林，孙德莎译.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独角兽文库)

ISBN 978-7-5675-8639-0

I. ①山… II. ①马… ②马… ③孙…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06048号

MANON DES SOURCES by MARCEL PAGNOL

Editions de Fallois © Marcel Pagnol, 2004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itions de Falloi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Translation copyright for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9 by Shanghai
Sattapanji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8-060 号

山泉：泉水玛侬

著 者 （法）马塞尔·帕尼奥尔

译 者 马忠林 孙德莎

项目编辑 许 静 朱晓韵 史芳梅

审读编辑 陈 炎

封面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 市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32开

印 张 11.00

字 数 207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3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8639-0/I. 1992

定 价 67.00元（精装）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经典照亮前程



七叶树文化出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马塞尔·帕尼奥尔作品集

《童年的回忆》

《父亲的荣耀》

《母亲的城堡》

《秘密时光》

《爱的时光》

《山泉》

《让·弗洛莱特》

《泉水玛依》

《马里留斯》

《法尼》

《凯撒》

《托帕兹》

《小天使》

《面包师傅的妻子》

《掘井人的女儿》

《勒乾》

《勒斯浦恩兹》

《纳依斯》

《麦尔吕斯》

《约夫华》

《笑的音符》

《隐情》

《巴黎电影业的膨胀》

《两眼忧郁的小姑娘》

《犹大》

《旋转》

《西卡隆》

《爵士乐》

《荣耀商人》

《向星空祈祷》

《初恋》

马塞尔·帕尼奥尔作品全集

法鲁阿出版社出版

第一卷 戏剧

第二卷 电影

第三卷 回忆录及小说

第四卷 其他不同作品

《他是马塞尔·帕尼奥尔》他的生活及著作

192页 275帧照片 由莱蒙·卡斯堂出版

马塞尔·帕尼奥尔全部电影作品制成了盒式录像带

地中海电影公司出品

译者序

法国著名作家马塞尔·帕尼奥尔的长篇小说《山泉》，在我国再版成功，可喜可贺。

《山泉》的电影和小说，对我们来说，是有缘分的。1984—1986年，我们受我国教育部的派遣，赴法国巴黎，分别在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和蒙日洪中学任中文教师。这期间，1985年，法国电影大师克洛德·贝里，根据帕尼奥尔的小说《山泉》拍摄成了上下两集宽银幕彩色电影《甘泉玛依》。电影上映后，获得热烈的好评。也因此，帕尼奥尔早在1963年便已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泉》（含《让·弗洛莱特》和《泉水玛依》）再次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接着，几家出版社相继再次出版了《山泉》这部书。

在法国执教期间，自然结交了一些法国朋友，其中有一位法中友协成员，德鲁佩娃夫人。她是懂一些中文的，选修过我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我们与她交往比较多，她常送给我一些法文书，其中有新出版的马塞尔·帕尼奥尔的《让·弗洛莱特》，也就是《山泉》的全本。我和孙老师很喜欢这部小说。

《山泉》是《让·弗洛莱特》和《泉水玛依》两部小说的合集。作者马塞尔·帕尼奥尔在小说里，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以泉水为主要线索，生动地再现了一出发生在法国南方山区的贪欲与复仇的人间悲喜剧。法国文学评论家认为，小说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生动紧凑，引人入胜。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人物性格各异，鲜明突出，语言朴实流畅，富于生活气息，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学杰作。

我和孙老师都认为《山泉》这部小说应该翻译成中文，推荐给中国读者。

1987年，回国后不久，接到宝文堂书店的稿约。宝文堂书店是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开业的，真正的百年老店，专门经营戏剧、

曲艺等书籍。为适应改革大潮，它也敞开大门，扩大了出版业务。正好手中有《山泉》，于是答应邀约。

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开始着手合作翻译。我翻译出中文，孙老师除当第一读者外，还负责校阅，尤其是语言是否通顺，是否符合语法规则，用词是否得当，总之，经过她的润色，像样的文本完成了。

当时家中没有电脑，更不用说用电脑打字了。于是用手把译本抄出，送交出版社。付印之前，编辑对原著的书名《山泉》不尽满意，认为《山泉》二字太平淡无奇了，应该取一个响亮，奇特，或带点儿色彩的名字。很明显，是为了顺应八十年代的潮流，吸引眼球，扩大销路。这可难为了我们，一时间想不出合适的。最后，灵机一动，就用小说里的女主人公“玛侬”好了，于是《玛侬姑娘》这部书就名正言顺地，在1989年面世了。在这里，我们对您说一声对不起，马塞尔·帕尼奥尔先生，我们不该随意更改您的作品的名字！

三十年过去了，我们也成了七老八十的老者了。这次上海七叶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策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了我们的旧译作，我们真是喜悦有加。

此次再版，书名改回了《山泉》（分为《山泉：让·弗洛莱特》和《山泉：泉水玛侬》）。原来没有翻译作者年表、作品列表等，现在根据 Editions de Fallois 授权的原版书译出故事介绍、作者年表、作品列表等内容，附于书中。原版书没有任何注释，我们在翻译时酌情注释了部分人名、地名、事件等。原版书各章节没有编号，也没有目录。为了便于阅读，本书增加了章节号，列于每一章节的起首；并拟写了简明内容提要，列于目录页。

真诚地感谢，“上海七叶树文化”和华东师大出版社的编辑们，谢谢！

马忠林 孙德莎

2018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一 阿地里约	001
二 财富滚滚来	008
三 布朗梯也的三个女人	013
四 村里的变化	024
五 偶遇	030
六 金黄色的鸟	037
七 五百块金路易	047
八 春之女神	055
九 旧话重提	066
十 做了亏心事，就怕鬼敲门	073
十一 蓄水池边的私语	078
十二 跟踪	088
十三 她是谁	095
十四 刀子换兔子	108
十五 人是衣、马是鞍	119
十六 弹弓的滋味	123
十七 玛依警惕起来	132
十八 变疯	134
十九 晴天霹雳	136
二十 比古的发现	152

二十一	广场出现骚动	158
二十二	灾难降临	173
二十三	工程师的报告	182
二十四	“野人” 埃利亚山	196
二十五	神甫的谴责	203
二十六	控告	219
二十七	可怜的傻瓜	249
二十八	如果父亲还活着	260
二十九	会剩下一些老人	278
三十	跪下！都跪下！	284
三十一	我不知该对他说些什么	307
三十二	要像过去一样	314
三十三	德莱菲娜老太	318

阿地里约一得知这个重要消息，没有耽误一分一秒，立即从昂地柏起身，来到洛马兰，亲自指导栽培康乃馨的准备工作。

他是骑着一辆崭新闪亮的摩托车来的。那摩托车开起来像放炮一样，嘟嘟直响，后面拖着一缕长长的蓝烟。

他个头儿很高，宽肩膀，像罗马王子一样英俊。他讲一口人们很难听得懂的土语。不过，他的法语水平还说得过去，只是常常不合文法地把两个形容词叠在一起用。

他站在泉水边，惊奇得一直在胸前划十字。他盯住流淌的泉水看了很久，然后说：

“它多么清啊！”

接着，他像品酒员一样，仔细地品着，足足喝了一大杯。他又说：

“它真清凉啊！”

然后，他看着他腕上的手表，用小桶测量起来。测量了几次之后，他说：

“你每天至少有四十米，立方米！……在昂地柏，这些水，我们一年就得花上三千法郎。按两个劳动力管理的种植园所需的水来计算，你们要多出来三倍！”

乌高林和阿伯兴奋极了，两人相视而笑。然后，他们在田地

里漫步。乌高林用镐朝地上刨了一下。阿地里约捏起一块土，在手中捻碎，看了看，闻了又闻。

“土质很肥。”他说，“它能长出好花的。不过，首先要做的是把这些橄榄树都拔掉。”

“都拔？”阿伯惊疑地问。

“都拔。”阿地里约回答说，“这些树，它们会吞食一切的。你们可把那边的，房前边的四棵大的留下。其余的，都应该拔掉。还有这从山坡上漫下来的松树林子，应当把它们再赶回山坡上去，起码要留出三十米宽的空闲地。另外，我想这里该有兔子吧？”

“是的，”阿伯不安地回答说，“有不少。那边，你看到的那围栏，过去那儿就是兔苑……跑出去的有二三十只，它们肯定跟野兔又交配了……”

“噢，真是灾难。”阿地里约说，“得延长铁丝网，把地全围起来，根部要埋进地里半米深。不这样，就休想栽种康乃馨！兔子，对花农来说，就像狼和牧羊人一样，是死对头。要是钻进花圃里一只兔子，它一顿饱餐就会毁掉三百株花，然后一走了之，锄子儿不给！”

“好的。”阿伯说，“我们买铁丝网。”

“请您把这个记在一个本子上。”阿地里约说。

“不。”阿伯说，“要是写到本子上，我会忘记的，说不定我会连本子都丢了的。”

阿地里约一听这话笑了，说：

“我父亲，托尔纳布阿先生，也是这么说。然后，要挖沟，

六十厘米深。八十厘米深，当然会更好。不过，在你们这儿，六十厘米深也就够了。”

“我们可以挖八十厘米深。”阿伯说，“不是吗，加里耐特？”

“这个我负责。”乌高林说，“我们再借一匹骡子。先犁它三遍，然后用锹把松土铲出来，再用镐刨。每天干上它十二个小时。这个活计我是不打怵的。”

“到时候，你用我的骡子。”阿伯说，“再加上昂格拉德的骡子和埃利亚山家的驴骡。这事由我来张罗。”

“到时候，”乌高林说，“得把驴骡套在最前头，因为它比两匹骡子小得多。要是我们把它套在中间，前边的骡子一使劲儿拉，就会把它架空，它就要蹬动四条腿，发驴脾气了。”

在阿伯那座漂亮的房子里，聋哑女佣伺候他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几杯雅克盖兹酒下肚，阿地里约用诗一样的美好语言，讲起他的事业来。他激动地说着插条的娇嫩，玛乐麦松种康乃馨花的丰富色泽，尼斯种的那修长的花茎。然后，他又痛恨起红蜘蛛来，对墨西哥花虱咬牙切齿。接着他又谴责昂地柏批发行经理，说他极不光彩地偏向意大利人（因为阿地里约出生在法国，而他的父亲，托尔纳布阿先生，也久已加入法国国籍）。

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那是一张所必需的物资的清单。

“首先，”他说，“要四千根木棍，每根六十厘米长。每棵康乃馨需要三至四根。这个么，倒不必去买。你们可以自己做。”

“这是我的活儿。”阿伯说。

阿地里约接着说：

“其次，要订做草帘子，夜里好苫花。那是用卡尔马格的蒲草编的，这至少得用去你一千法郎……再就是，需要五十轴棉线绳，需要化肥、灭虫剂和两个喷雾器。我算了一下，总共也得七八千法郎。”

乌高林望着阿伯，担心他听到这样大的一个数目，会心疼钱，不肯往外拿。可是，老头子只是简短地说：

“喷雾器，我们自己有。”

“阿伯，”乌高林说，“这么说，你同意他代我们订购这些东西了？”

“他这样做是太好了。”阿伯回答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哪儿卖。”

英俊的阿地里约，一边跨上他那噼啪作响的摩托车，一边说：

“按照我跟你们说的去干吧……三个月之后，打畦的时候我再来。到那个时候，我把准备好的马上可以栽的插条带来。那是我父亲，托尔纳布阿先生送给你的，因为你帮了我们很多忙。”

砍伐松林的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由一个伐木工人小组承包了下来，用砍伐下来的树木的一半作为报酬。当然，必须在现场监督他们，否则，为了增加他们分得的部分，他们会把两个山坡上的松树全部砍光，一直砍到山梁上去的。是的，那些伐木工人就是这样。

接着是拔出橄榄树。

它们一共有几百棵，根须盘绕，在地面下形成一个个庞大的

硬土团。

乌高林用鹤嘴镐刨，用斧子砍，用滑车吊，整整干了五个星期才把它们全部清除。然后又用了一些时间，把那些直径有三四米的大坑填平。

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乌高林心里很是不安。为了求得宽恕，他向圣·多米尼克^①神供献了二十根小蜡烛，并保证一定认真地把保留下来的那四棵橄榄树管理好。

接着，必须把“可怜的让先生”挖的井填上。乌高林用了两整天把那些碎石沙土回填到坑里去。他一想到那个为了把这些东西挖出来，花了许多力气，流了许多汗水的人，心中不免掀起波澜。然而，他是多么迷恋着他那期待已久的事业啊！

为了挖埋铁丝网的深沟，乌高林用牲口深踏三遍之后，又用锹镐起早贪黑地干了六个星期。晚上收工时，他连腰都直不起来了，有时甚至要阿伯拿加了烧酒的薰衣草为他按摩。接下来，是埋围栏。兔苑的铁丝网还不足所需要的一半。他们得到欧巴涅镇去买，花去了九百法郎。另外，他们又毫不犹豫地花了七百八十法郎买了铁立柱和水泥。

五月份，阿地里约又来了。他赞扬活计干得好。他指导乌高林修第一批花畦。花畦是狭长平坦的，周围有小土埂，像种水稻的地一样。

然后，阿地里约拉线，乌高林依着线等距离地刨埯。阿伯用一双旧鞋和破布做了一副护膝，绑在腿上。他紧跟在乌高林后面，

^①圣·多米尼克是法国南部人们所信奉的一个神明。

一边哼着人们不知道什么名字的抒情歌曲，一边用小镐和小铲，仔细地修整埯子。他不时地说着：

“我真高兴！”

干完了活儿，阿地里约最后嘱咐了几句之后，就带上乌高林去马赛了。

当阿伯看着他苏贝朗家最后一根独苗，跨上那据阿地里约说时速可以超过四十公里的摩托车的后座上时，他不免有些担心。然而，乌高林抱住他朋友的后腰，得意洋洋地向他挤了一下眼睛，意思是请他放心。

他们是去见“发货人”，也就是鲜花经纪人特里莫拉先生。特里莫拉先生是阿地里约在马赛的业务联系人。

这位经纪人长得肥胖，脸上总是带着笑，能说会道。他说，要是乌高林的康乃馨花质量合乎要求，他将按时价——由他自己标定的——全部收购。

至于运送，乌高林只要每星期二、四、六早晨四点钟以前把鲜花装进柳条筐，交给欧巴涅镇中转站就可以了。

乌高林不惜气力，起早贪黑地干，有时甚至在夜里也手里提着风灯，在康乃馨花圃里转悠。阿伯耐心地帮助他，做些简单、需要细心的活计，像喷洒杀虫药啊，采摘、绑捆啊什么的。尽管遭到两次轻微霜冻，第一次的收获还是非常成功的。乌高林不仅偿还了他教父为他付出的全部开支，他还净剩一百二十块金路易。特里莫拉先生同意支付他金币，只不过须作一点折价。唯一

不称心的是，尽管阿伯和德丽娅竭尽了全力，但特里莫拉先生还是说花束捆得不好，他的工人不得不重捆。还说，以后如果还是这样捆不好的话，最好将花散着送来，不过要少付货款的百分之五。尽管乌高林经常心疼地想着这丢掉的百分之五，可他被迫不得不接受这种办法，因为阿伯尽管有时一连干几个小时，想把花束捆得好些，可他总是按着他自己的兴趣捆绑，一直达不到特里莫拉先生所要求的那样……